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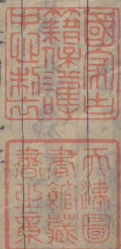


10793

贊

趙平章畫像贊

崇仁虞集伯生著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詩云顧顯昂昂如珪如璋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胄篤尚儒業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始道園集

贊

一

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勵中外歷事累朝踐敷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勛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敏似姚崇割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搆禍蹈機宰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某年今上念期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認不辭謹再



拜稽首獻詩曰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  
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  
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裨佐  
天子底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  
有僕

道園集

贊

二



贊

天于淑安舜紳饒文以監自變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天于淑安舜紳饒文以監自變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天于淑安舜紳饒文以監自變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天于淑安舜紳饒文以監自變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天于淑安舜紳饒文以監自變蒼顏正笏垂紳凜然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  
不濡迹於公卿燦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  
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  
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當世之名  
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  
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  
齊日月以贊於休明者乎

道園集

贊

三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  
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  
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於今日  
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  
焱電馳武公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  
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乎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樂彼  
超驥內而蕭蕭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  
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

道園集

贊

四

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  
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伏群趨却立九重之虎  
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尼其游牧之生悉脩乘輿之  
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  
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於  
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  
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于當世而不見知見用  
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居玄文五聚

黼黻厥身燦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  
行地乘天虛雲耀日爰勅繪素遺貌竒姿德力具稱  
存乎贊餅

道園集

贊

三



入觀書

會表

麟奇變駭代具蘇

鳳皇以未貪圖餘節亦佩聖皇玉階輒游出



子昂畫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跡遠微帝鄉莫期  
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道園集

贊

天

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跡遠微帝鄉莫期

子昂畫淵明像贊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殘經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鑑  
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道園集

贊

七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殘經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鑑  
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原父遺像贊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積覈之最守道自如  
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曰甚似再拜瞻對  
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兄弟之誠仁義之學身來正長

通圖集

贊

八



不局曲迂辭輒迴沐天籟可聚

只策並興對匪遠外著書齋寒赫翼之景守誠自

卷貢父遺像贊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世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迹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如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道園集

贊

九

小常安惠食餘而諫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如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棄諸孤世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郡公遺像於是

先公遺像贊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  
真之軼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  
聊采靈芝以遺遠者不度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  
進諸民而取之有焉請者若強之滯心事銀既無及

道園集

贊



十

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  
真之軼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  
聊采靈芝以遺遠者不度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  
進諸民而取之有焉請者若強之滯心事銀既無及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贛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滋治事銀旣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襍糞之卒無所得縛祐撈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谿中焚灰監吏黃錄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

道園集

贊

七

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饑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文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災災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排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不熄

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幸淵微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  
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  
瀣以濯鬪御氣機於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  
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集

贊

十一



龜以靈得蹤履巖效來於此退以良醫大職之  
人乃見其軀王醉傲山於几席數風雷於指掌酌  
數千登文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  
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贊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花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  
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于不二門得見見在等  
爲一大士出常住于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贊

道園集

贊

三

石猶供慈雲候翠華  
龍眠居士宿慧通規睹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  
龍眠華藏變相贊

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  
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彌德鬼神八部等威慈

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  
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  
昏雲鬢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相悲愍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



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天修行人本覺明了脚根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毋  
衆聖體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磨像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蘆  
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毘汝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止斯赫持器不用厭陰慝撓捨在邗

道園集

贊

六

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  
寧以多勝歛鎧窳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義皇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  
皞皞其治猶龍之歎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不有遺老吾何微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

是謂物始

題陳希彞先生畫像贊

有序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像高遠澗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寔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與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畫像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劉

道園集

贊

吉

終

乃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張刺赤履式坐壽翁贊  
有去昂同華翁入雲臺躡蹻至張超谷



銘

崇仁虞集伯生著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

銘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歛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峭峒有人  
善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道園集

銘

一

終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儆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  
必安必定敢曰耄至弗愼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

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題跋

崇仁虞集伯生著

題禮部尙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

禮部尙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二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尙書兄弟尙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

道園集

題跋

一

尙書叅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尙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新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土之以家死事若西和  
賈侔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  
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  
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兒育於延  
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人亦德人哉

道園集

題跋

二



孝之宗天後洲之鄉人衣歸人歸

史世所宜上致國史賈氏亦尊延氏自德

史世所宜上致國史賈氏亦尊延氏自德

史世所宜上致國史賈氏亦尊延氏自德

史世所宜上致國史賈氏亦尊延氏自德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庾應墓碑後

某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  
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  
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其曾大父友  
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  
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  
上潰卒爲亂二公保嶺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于  
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  
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  
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  
義立亦同易學其解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  
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  
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  
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  
料院諸孫用享家鄱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  
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以歸之二百年中後  
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道園集

題跋

三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春秋易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闕天散宜生於一冊之間哉

道園集

題跋

四



之間哉

吳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闕天散宜生於一冊

之間哉

古入師卦與侯公世皆學士大夫

古入師卦與侯公世皆學士大夫

古入師卦與侯公世皆學士大夫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易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戴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道園集

題跋

五

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輒草書韻之例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  
天下旣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  
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旣久交游文翰之彬  
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  
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攷也然未四十年卷  
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  
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  
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其議論也將軍之子瑞  
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王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  
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道園集

題跋

六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乎

道園集

題跋

七



世其手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乎

跋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跋御筆除丑間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間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  
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  
賜之雲漢昭回龍光屬奕未有若臣丑間之親被御  
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間  
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其上而保祿於無窮也

哉

道園集

題跋

八

其小如斯其大如斯其貴如斯其卑如斯其  
顯如斯其隱如斯其貴如斯其卑如斯其  
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間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

題跋筆削 卷六 跋太監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獻公之歿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媿焉公之心  
明白如天日被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  
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道園集

題跋

九



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  
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籀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  
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道園集

題跋

十

木止秦唐二李間也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

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  
遠之說以道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  
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又因為之言曰昔伊洛之  
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  
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  
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  
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自陷于汙下所見不少超于目  
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

道園集

題跋

十一

法以進于伊洛校官之職爰何不謂之懿將吳興之

世之寡粉其標詣與林此舍今毋吝之書夾蘇天下

學未興黃唐之說辭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

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又因為之言曰昔伊洛之

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

世之寡粉其標詣與林此舍今毋吝之書夾蘇天下

法以進于伊洛校官之職爰何不謂之懿將吳興之

世之寡粉其標詣與林此舍今毋吝之書夾蘇天下



吳成季文實古劔文理若碧函氣純靈不利割不  
純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識起世亟群應息  
純乃德

古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清河元公復  
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太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  
端博奇偉及得此劔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  
文才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于至治中至順  
元年八月予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道園集

題跋

三

十年吳太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林代謝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吳太宗師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亾其文蓋三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年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輔射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攻以廣異聞而附信史于無窮乎

道園集

題跋

三

國朝書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子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輔射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攻以廣異聞而附信史于無窮乎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宦長門生故吏之於舉  
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  
山真先生道德文章師表城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  
儀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  
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  
公之孫緒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于百年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道園集

題跋

十四

間也敬書以識之

公之孫緒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于百年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間也敬書以識之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  
宋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  
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  
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  
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  
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結構之意寧無堂構  
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盡振鵬之倦倦矣

道園集

題跋

五

大廟平土以燕...

此圖當報甚詳上意顯其...

悲觀受映太宗皇帝其...

然意為前殿矣賦詩...

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

不懸春閣林...

其願空而...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  
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  
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剗然猶彌文若是暗之  
令人慨然

題園集

題跋

宋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予即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  
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偉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攔  
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  
思斯言哉

道園集

題跋

七

思慎言石

此卷見宋吳興趙公遂所臨智永千文

隋文無書下此國陣卦吳興與公遂對一外學書關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偉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長卷見宋吳興趙公遂所臨智永千文



劉敬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  
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像伯夷千載以為名言託  
物儼倫君子豈偶然哉

子之問朝廷文獻略倫是

真也世祖

道園集

題跋

六



蘇詩餘存平堂詩卷

蘇詩餘存昔風大夫飲蘇以新外吏于輝以為言指  
降第殊畫姑敲即晉齋王公飲淋穆文間笑高風

題故國子司業李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某等凡二十四人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脩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年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祖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

道園集

題跋

九

朝謚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詩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議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竟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嘆而咏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六同

帝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千五百年間顧不



備與張萬福武人年八十有餘猶知賀讓官於延英  
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于言乎是可爲厝朽者  
矣某初授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兩端更  
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園事  
編摩清苦直說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道園集

題跋

二十



蘇軾言曾直精太師簡篇好題書其卷末云  
蘇軾言曾直精太師簡篇好題書其卷末云  
蘇軾言曾直精太師簡篇好題書其卷末云  
蘇軾言曾直精太師簡篇好題書其卷末云  
蘇軾言曾直精太師簡篇好題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  
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  
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  
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  
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  
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咏歌  
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隨國氏時才十  
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七歲而夫歿王守志教  
道園集  
題跋  
予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  
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  
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鄰近僦馬以歸爲  
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  
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焉

三

夫家買歸其母其母亦至情而無水也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



跋解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  
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  
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瀾之妙。徒諷其辭。以想  
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道園集

題跋

三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

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

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瀾之妙。徒諷其辭。以想

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解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是篇于作幾小像

欽風沙表劍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珠米語而  
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暹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齡

近同集

題跋



三

故余昔之王楚千楚文其罪端二故欲毀

百繪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暹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齡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駭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  
是哉然稽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  
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  
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  
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  
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

真語耶果醉語耶

近園集

題跋

音

真語耶果醉語耶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  
是哉然稽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  
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  
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  
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  
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  
真語耶果醉語耶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  
是哉然稽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  
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  
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  
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  
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  
真語耶果醉語耶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  
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  
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  
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  
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  
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  
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  
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

道園集

題跋

三

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  
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  
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  
焉爲信衆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時聞

二十三年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  
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  
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  
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  
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  
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  
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  
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  
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  
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  
焉爲信衆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時聞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  
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  
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嘗遣一介  
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  
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  
媿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嘆其不可復見今先生  
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良  
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任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  
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  
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  
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泛引古人賢者爲之  
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道園集

題跋

三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泛者無  
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  
名。申之以繼繼。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  
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道園集

題跋

三



本神神神神之異學士兵于...

公申之良辭錄神其...

涵容乎其前今購其與...

涵文前公前...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  
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  
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  
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  
章闕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  
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論黷之乃與其寮衆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  
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使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道園集

題跋

天

以見其詩故曰道園先生詩集卷之六

自跋云其詩其體其法其法以樂其事其法以樂其事

至竟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章闕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

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章闕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

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章闕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願  
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攷見祕  
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道園集

題跋

完



善尚聚象而外之乎

閣畫其亦難與此也其雖足以得其彷彿  
幸未今天子宮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攷見

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願

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攷見祕  
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  
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  
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  
待外來哉馮夫人家訓固在也

道園集

題跋

三



非夫偉文意也今彥和良亟壽要所以樂其時者豈  
不曰汝父隨汝以忠孝軀軀國難不舒汝善外順  
某嘗觀汝刺因世舉昔東坡公守淮南報謝夫人書

是御書奎章閣記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  
學士畫古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  
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  
院事克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道園集

題跋

卷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  
學士畫古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  
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  
院事克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文昌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  
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  
相之占耶

道園集

題跋

三



附志

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

相之占耶

道園集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  
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  
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  
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  
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此  
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  
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軌於故老尋金  
石之寄與荆榛丘壠之間而荒烟野燒不可復知者  
道園集

題跋

三

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  
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  
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  
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

此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  
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此  
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  
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軌於故老尋金  
石之寄與荆榛丘壠之間而荒烟野燒不可復知者  
道園集



政綱興三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  
京城之赴都堂審察省劄少西有相楹在焉表之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風流民之望也見斯文之  
傳尤有以係垂表夫之志也夫執邊豆見宮室之美  
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

道園集

趙政

三



爵次官以給士大夫之小大夫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風流民之望也見斯文之

扶濟堂審察省劄

題交生立  
題政綱興二年召故叅知政事趙事趙題趙之終世興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道園集

題跋

三

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哉



施必有報感應之常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似責報為必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道園集

題跋

三

此書其說深長發諸錄不且背天命也不且背無以辨誠也出官繪以繼不足而不以責辨誠必非君子其心皆也固家賦只收為贈而銷食之皆限官之視誠必皆時氣蘇之常野也誠不亦時皆皆子之善用

題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級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大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邇政淺而教深

道園集

題跋

三

顧其用之何如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于時任于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外關到外事三誥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級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大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邇政淺而教深



右謝太傅書一千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  
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為兵士剔取犀玉標軸  
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諾遺棄中  
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大  
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  
襄陽米芾所為寶晉齋者改為謝公書在也某獲睹  
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  
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鑿尤  
道園集

題跋

三

常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  
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鑿尤  
道園集  
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諾遺棄中  
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大  
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  
襄陽米芾所為寶晉齋者改為謝公書在也某獲睹  
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  
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鑿尤  
道園集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題  
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  
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  
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以從出也也行  
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  
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  
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  
道道圖集

題改

三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  
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論事天之道焉蓋事  
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  
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  
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邢君爵第  
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  
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  
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埃為合作也

道園集

題跋

孚



米南宮書

米南宮書極其雄健飛揚骨力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埃為合作也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  
其事跡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  
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  
不少名物若律曆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  
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  
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道園集

題跋

三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題蕭氏家世事跋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番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一而鎮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自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道園集

題跋

聖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布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若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謂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闕先生吾蜀者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僑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

徐容齋先生題于適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  
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  
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礙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  
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  
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  
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道園集

題跋

三

表美之意道何與諸老之言並傳于孫也

徐容齋先生題于適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  
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  
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礙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  
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  
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  
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嘗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  
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  
弟者何其忠厚也

道園集

題跋

留



章音阿其出乳也

剛帥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嘗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陽賜扇內廷戚晚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謾草  
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滯酒祝以忘  
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備

道園集

題改

五



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

精當辨日寸其畫於扇背清爾然其筆跡以忘  
海外散趨觀扇內五氣迥至休論閣背休之此題首

紙宋高宗書便面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  
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  
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  
立凜然有遲暮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絃  
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  
有不待指至乎白鹿者乎章廷軒趙公之幼子乃時  
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

道園集

題跋

吳

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  
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公之於千石

論韓文公全書皆以詩言首寒軒而人備之限因

善結香豈無其人然愛取其不與愚同此類也今此

正樂然亦豈無凶之與今大兼聞寂寞之致博錄

萬世博堂之變然謙來矣休視願城閱兩嶽始美情

編又自曾此類豈無意于其間乎長卷

卷之六文公改於詩重者自是爾皆測愚因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時年兄弟廣和竹詩墨蹟子瞻獨初其人其哉亦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尚多。七君子  
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  
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  
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  
下。鈔福率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  
不可復。皆天也。耶秦之初。尤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  
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  
道園集

題改

聖

當學之矣。悲夫。

下世妻晉天也。謂本之味。以文。未敢為吉。而水。

下世。雖。莫。神。夫。以。心。以。業。者。為。外。則。尚。矣。而。矣。

同。來。古。以。來。有。效。實。然。文。即。是。身。具。付。一。甘。而。矣。

也。當。執。昏。于。之。矣。我。古。以。來。有。效。實。然。文。即。是。身。具。付。一。甘。而。矣。

以。以。甘。味。同。在。此。卷。對。人。觀。之。亦。無。窮。之。悲。慨。者。何。

亦。亦。同。傳。讀。覺。墨。宜。行。事。蓋。下。世。味。香。尚。矣。小。孫。子。

吳東真味竹詩墨蹟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  
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  
乎然而徒為篋笥之玩咏嘆之資則亦未矣為詩  
者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道園集

題跋

哭



昔可雖可其賦延風懷不其寬哉

乎然而餘為對問之徒和樂之資限衣未矣為幽情

鄭為吏昔出入購覽而味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

昔報守令文明書畫特難之專豈能博其入用哉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  
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  
後南渡講和燕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  
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述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  
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  
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  
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  
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  
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道園集

題跋

四九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  
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  
後南渡講和燕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  
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述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  
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  
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  
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  
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  
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建  
以書法作書則孰能與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  
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論者得夫深切世用蓋

道園集

題跋

卒



而收其非山人也辨又書云

以識其非書眼辨繪樂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建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王道經術輔翌裕  
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  
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  
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  
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  
其臣也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  
及公從裕宗撫軍渤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  
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

道園集

題跋

五

肇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子知公妙術  
樂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以供事  
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獲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  
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媿矣然必每歲  
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  
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  
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  
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

其精微畧不見自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



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辨約而志之會植赴高

唐州判官益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始為表其當著於

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願書也水靈也

有所遇則然非本不願也人之生何者不願哉而所

不齊於是處其變因循

言是則女行之本始

有底豫之變身

注願致不令

之

道園集

題

至



今南北錢唐

無嫌矣然五每

之弊而言者每

式而巳今四十餘年公化遺意真哉識之

世而執人不踰共咲戲音

惠陝陝官孫且而日效不踰為也故為表其當某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者是銘偶與子論順之義水之行自原  
徂流譽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捍木拔則  
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  
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患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  
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  
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  
有所矯激勉強也誠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  
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

道園集

通

垂

內無飢饉兵鬪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  
遇豈有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  
真知理之所安動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  
則厥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  
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  
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  
附識其說於後云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  
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  
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  
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道園集

題跋



五

凡人善於此道必能

百回無難而妄為夫空前世後誠不足為法也  
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  
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  
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大坐破只立明透知何意法本

存生

題道園集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  
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  
侯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奸權善殺  
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  
間深歷險阻應變卒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  
平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  
赫然於朝宇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  
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誠之

道園集

題跋

五

辭子孫之託拙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  
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爲僅能至是何  
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  
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  
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  
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  
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  
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

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



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有或者蓋  
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  
起家從諸老非由使則從軍皆有壯義奇績天下旣  
定歷治天故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旣老於家優游子  
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道園集

題跋

美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去君子  
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托興者  
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  
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  
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  
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  
為一試以此求之也乎

道園集

題跋

五

始以洪末之山平

或限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

而凶之破戰洪漸于以筵雷師龍之

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

以攝之審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托興者

中二讀刺龍食自跋云六合縣齋浪非此生蓋于

風餘龍跋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堇菽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道國集

題跋

吳

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徘徊顧  
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  
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晉魏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道園集

題跋

五

遂不傳米氏父子

書

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

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  
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  
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  
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瘁氣運  
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  
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  
蓋深得之子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

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木



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  
定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  
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惟也然當時有臨  
江蕭大出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  
掾執筆來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趙國集

趙改

李



以蕭大山題此畫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  
掾執筆來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  
定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  
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惟也然當時有臨  
江蕭大出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  
掾執筆來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附梅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邊侍奉吉慶武夷鄭知  
觀來說賜田給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而懇  
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碍官府事體乃佳耳提宮丈  
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  
又嘗托季通言之不知竟何如更覓一信若十千可  
就卽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奉此歲晚珍重以迓  
新祉不宣某再拜

道園集

題跋

空

錄源不宣某再拜

豫州陳君去世因贈其子某草草奉此歲晚珍重以迓

天嘗并和題言文不啻黃所成更食一計昔十千

不類族書陳仲日休豫創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

幸與精與言文亦餘不縣會報事歸次封莊財官丈

歸來銜眼田餘昧事俗來一言然翁丞樂目志而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邊侍奉吉慶武夷鄭知

附梅翁與劉晦伯書



政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  
燿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嘗欲見於門  
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  
殷幸與之進益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燿  
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  
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  
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必知其善  
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  
坐貶故孰知君子之於君親益無二致也得於親而  
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賈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  
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予昂仲章氏舉  
以爲言豈予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  
少年益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誦之公以時之古  
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道淵集

題跋

空



原功甫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  
子識之子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曰今吾與子之觀  
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  
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  
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職他官爲優暇乃得  
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  
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

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居以黃岡尉浚檄湖南

道園集

題跋

三

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  
衣人見者予齟齬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間及長宦婦  
又數罹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  
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塋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  
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  
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  
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宦湘鄉數求充使若與  
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憾而原功  
而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



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  
變化徭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  
反復無窮之世變不知原功甫又與予之意有同異  
乎

道園集

題跋

畜



又與無與之世變不啻眼眼有又與予之意亦同異  
變外研以尋尺謝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  
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  
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  
以講臣多年高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泰罕行宮  
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  
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  
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其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  
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  
及某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  
道園集

題跋

奎

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  
每講必與左丞相同待而張公旣歸老猶帶知經筵  
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  
日旣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  
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顧有取於經筵者將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旨荅  
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役工人  
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

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備有言政  
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  
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  
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慷慨切至於孟子之所  
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於奏議稿後而歸之

道園集

題跋

奕



其於不嫌時也然而其有觀於世至依孟子之  
足以觀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  
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慷慨切至於孟子之所  
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於奏議稿後而歸之

朱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曲。乃及散  
漫。而摩詰脩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沂辛  
夷塢。之目。何不憚煥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適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如花木之勝。則其  
志流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靜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  
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  
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道園集

題跋

全

長圖畫皆以長水文

流流公觀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

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

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

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

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

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善觀者。其殆有儼於玩物者乎。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誦  
譽非謂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  
親姻之間有能文筆可信之言則民而弗彰者多矣  
李木魯太常公叙其姊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  
折咸倚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佐者以太常之文可  
信也嗚呼棄棄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  
之文難能也不亦悲夫

道園集

題跋

矣

此文難能也不亦悲夫

計其辭則棄棄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

詎知前可謂不誣足為世教勸佐者以太常之文可

信也嗚呼棄棄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

之文難能也不亦悲夫

計其辭則棄棄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

詎知前可謂不誣足為世教勸佐者以太常之文可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  
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  
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  
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重祿之勸者涿  
鄒廬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  
自乎

道園集

題跋

卷

自序

惟蓋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味祖  
宗昔言乞士大夫乞食則翰乞不食重漸之憤昔承  
日乎思陵謝慙所非猶無漁然祺文獄乎此自序圖  
貴昔乎乞食贊昔安忍對乞食強乞米乞事效當  
簡升於士大夫歟意歟歟歟其官不至乞



孟同知墓誌銘後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  
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  
于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脩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  
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  
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足以考見燕  
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  
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

道園集

題跋

字



此中故以商盛衰之並觀史入入取孟凡亦對蘇之  
既其以開通結黨之影指為孟凡墓銘足以考見燕  
城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  
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足以考見燕  
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  
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經所傳  
聞而誦說之使後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  
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  
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  
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以爲也事有弗  
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  
彙括時未成書而世未傳之其門人楊吉甫氏以其

道園集

題跋

圭

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已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  
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  
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  
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  
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憾於斯而永嘉葉起振  
卿之來京師出所謂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振  
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  
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

乃傳攷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

從事蔚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墨方於斯故其詳  
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攷其所未至者焉於乎  
其志亦大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嚴堅苦悲  
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  
殆非求知於當世以自衒者也顧不鄙子而俾與觀  
焉子將番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子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  
畧叙梗概而歸之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  
以叅微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

道園集

題跋

卷

斯者請覓於他相皆未晚也

其志亦大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嚴堅苦悲  
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  
殆非求知於當世以自衒者也顧不鄙子而俾與觀  
焉子將番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子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  
畧叙梗概而歸之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  
以叅微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

題醒氏遺

書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  
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  
以謹禮也河南待御史程氏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  
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  
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  
之淵懿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  
攷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  
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  
道園集

題跋

高

敬識而歸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  
而坐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  
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  
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  
可稱述者可俦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  
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  
人之為入者能存而充之云爾於乎聖人在上所以  
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  
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  
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哉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集

題政

蓋

而坐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  
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  
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  
可稱述者可俦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  
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  
人之為入者能存而充之云爾於乎聖人在上所以  
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  
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  
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哉豈亦有所勸也夫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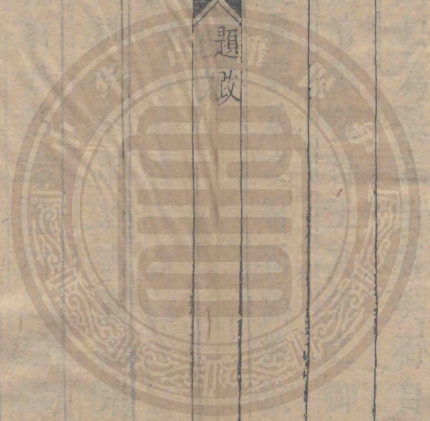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跡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鑒追配昔人殆神物晉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道園集

題改

七六



卷之七 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以能直... 其後故輒書之

叔鼓... 昔人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世... 昔人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永興公書對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跡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鑒追配昔人殆神物晉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子山學士題藏永興公墨蹟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冊著乎當時傳之後世  
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墨庄  
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  
吳子爲公非氏之公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  
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  
之言焉其所以爲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  
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  
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

道園集

題跋

七

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細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  
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  
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  
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  
斯今矣二公猶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  
言也別之以嘉穀稗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  
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稗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  
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于斯庄也蓄焉播焉其有

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



道功才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定國文惠公早得以此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  
以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神  
在未能感之光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  
相尚而其陳教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  
初內附時公之子洪以平勇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



皇朝集賢堂

書

其居之源相之以書書之選其歲有所獲者固今  
則今矣二公猶正自然示之以未相之利者朱子之  
言也利之以嘉穀糖櫛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為田  
有將為嘉穀乎將為糖櫛乎起於東野之利子將不  
必子信知其子孫之從事于斯也當焉推而具有  
必也志亦世用與止一也一義文脈而五其其在

發皇文意八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卽受世祖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尙。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惟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旣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于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

道園集

題跋

堯

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于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儼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倖倖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沅江分寧之  
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  
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孫第戶部郎中諱  
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  
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  
文獻歷歷可數求之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  
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  
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  
道園集

題跋

全

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  
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  
節百世之止也其能保族于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  
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  
澤江海之流始于涓涓松栢千仞起于毫末德榮其  
毋自辱而慎之哉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沅江分寧之  
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  
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孫第戶部郎中諱  
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  
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  
文獻歷歷可數求之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  
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  
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  
道園集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爲分之所得  
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  
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  
鄰里親戚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  
事也蓋身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  
工商雜兼并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  
又因時宜而推惻隱之心以行均濟之道以救一時  
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

道園集

題跋

全

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紹興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帝  
隆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  
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  
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  
不見其有要譽于鄉黨朋友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  
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緣遠殆食其報理  
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迨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

以勸分子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之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不過于

淺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攷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

道園集

題跋

全三

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世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原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叅錯舛誤徒貽識者之誚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途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之言又曰後之續此



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文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尙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谿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

道園集

題跋

全

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敬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先朝之故家遺族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  
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  
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  
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  
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  
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  
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  
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

道園集

題跋

全

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世家及其交游文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脩哉  
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  
貽永於後來矣

此書具陳西河外尚書洪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  
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  
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  
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  
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  
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襍酌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斧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瓶甕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故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

道園集

題跋

全

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



名其堂予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  
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予廣澄陂之義  
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  
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  
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  
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歎至以顏子目  
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  
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  
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

道園集

題跋

全

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  
以其述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  
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于孔門焉嗟夫乎謂  
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耶  
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澆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  
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高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  
况于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  
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

可知者孔子之于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



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不肖。夫命名于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破在其里矣。亭李公揚歸蜀，物是時未識，初八

亦不知此石，鏡磨之，精否亭榻之玉，拙也。後官成均

蓮園集

題跋

全



然而顏子之所發，皆由周門之士，固有所盡知者。如亦其真矣。下吾黨小子，其以此觀之，叔受之。

恨不夫長命，存于中以泯圖，欲翻川南而盡少，其

聖人皆世，風于日學，應于文學，戲俱聖文，復復

跋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粘綴硬黃揭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載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吾處無畫持機故物了然心目之道園集

題跋

允

則則亦不可謂全無累于塵影者矣而謹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蹟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予目障成痼畧不能辨淡礫點畫于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惆悵書後而歸之

柳誠懸墨蹟

風林婦懸墨蹟

予也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據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于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

道園集

題跋

七

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蔬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學始魯矣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於外猶若自負爲兩味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一也公後運興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跋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果乎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  
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  
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  
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  
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郟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  
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  
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  
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殲兀朮身  
道園集

題跋

空

被數十鎗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  
郟城之役恢復之業係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  
朮戰被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  
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  
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  
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  
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湖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吾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大有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目前用工泛濫不甚

道園集

題跋

五

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顯相照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答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如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力



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  
捐書豈是稿本歟仄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  
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  
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守而  
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  
無客氣之語有慨然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

蓮園集

題跋

九



其書豈是稿本歟仄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  
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  
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守而  
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  
無客氣之語有慨然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

監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  
媿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衣狀  
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叅費業公軍事立功采石  
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  
所重卽驟用之遂爲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  
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  
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

道園集

題跋

全

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  
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兩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土其遺事  
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旣立國勢畧定思  
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閫之手額相慶爭  
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乎  
于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不  
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  
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優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于天下則同也晉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于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

道園集

題跋

空

焉幼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晉侯像世或傳之而壽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

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羨而  
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則易書隱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嘔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  
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度傳其

世叔妻爲預子而人信而不疑乃

道園集

題跋

全



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

乘化以歸哲人文思千載不違風之萬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嘔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

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則易書隱

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羨而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

司馬兩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大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淡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媿乎此

道園集

題跋

九六

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講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不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

大史通考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

司馬兩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大信而不疑亦

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

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淡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  
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  
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  
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  
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  
丞相與尚書公相友于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  
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  
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潛  
道園集

題跋

允

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晉之十餘月慨念故鄉  
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  
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  
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  
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  
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  
來崇仁而先叅政郡公內附後番此弗能去則亦樂



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敬集欲  
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  
所徵也

道園集

題跋

一百



仲安之于元吉以此篇及所語二十二篇

孤遊也一篇者皆蜀先主妻後稍疏其人

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

其文雖之續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

題岳飛墓蹟

武寧湯盤載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脩禦之策嶠峴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重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歿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之係矣

道園集

題跋

百一

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尙多乎哉

誠誠其間以文廷文林之命購此牒賦文林

與尔先祖嘗也文林故以太學生上書館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攷訂者謙摯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道園集

題跋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五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水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10793

